

■新作聚焦 王安忆长篇小说《考工记》:

历史风雨中的精神考工记

□陈培浩

从描写知青生活的《小鲍庄》到反思上一代的《叔叔的故事》,再到上世纪90年代广为人知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王安忆的写作立场不断调整,以普通生命悲欣交加的坚实物质外壳见证城市史乃至当代史,成了王安忆小说越来越显著的特征。要说的,是80年代很少有人觉得王安忆属于上海,只有在90年代《长恨歌》大红大紫之后,王安忆、上海、海派文学和城市叙事才有了越来越自明的话语共同体。这不仅是理论阐释的结果,更应视为王安忆强烈的写作自觉。不然,你很难理解《长恨歌》之后为何还会有《天香》和《考工记》。

很多人觉得王安忆的上海叙事承接了张爱玲的余韵遗绪。王安忆与张爱玲确实都是书写上海的代表性作家,她们都把文学的放大镜照向了普通市民阶层。张爱玲《倾城之恋》那个著名开篇写道:“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10点钟是别人的11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假如有一个公共的上海时间,白公馆的人则活在他们的白公馆时间中。时间的落差是张爱玲小说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张爱玲是活在个人时间中的作家,她的洞见和成就就是因为个人,局限和不受待见是因为个人,重新被捧到天上也是因为个人。某种意义上说,写《长恨歌》的王安忆是最接近张爱玲的。不管天翻地覆山河巨变历史沧桑,王琦瑶和她的老克腊就在公共时间之外偏强地经营着那抹上海旧韵。可是,王安忆与张爱玲终究不一样,张爱玲是没有历史感的,她的只是与生俱来的幻灭感和沧桑感。沧桑把她的刻薄拯救为洞察,把她的虚无升华为苍凉,可是这掩盖不了她不关心历史这个事实。公共时间中的历史叙事太奢侈,而真实的历史又太变幻莫测,这大概是张爱玲会让一座城的倾圮去成就一段爱的原因,因为存在的荒诞。

相比之下,王安忆也承认人是历史滔天巨浪中的一叶扁舟,在大河拐大弯的大历史面前,那么多的变幻和无常,个



《考工记》的当代意义并不在于在《长恨歌》的以城立人之外再添一部以屋立人的姊妹篇,而是通过陈书玉这个裸露于时代和历史风雨中的凡人泥胎,去追问个体如何在时间的形塑中完成自我的精神考工记。

人可能顷刻从碧玉而成面粉。可是“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张爱玲是以变观之而生荒诞,王安忆却是于无常之变的前提下提取其不变和恒常,这就是《长恨歌》孜孜不倦地勘探上海这座城市的里弄巷陌的原因。这种勘探的认真和庄严感简直媲美于雨果对巴黎的挖掘。如果说时间是无常的,王安忆遵循的却是把无常的时间化为城市的空间沉淀的写作路径。就此,王安忆为上海城市叙事增添了新的面向。

不过,我们关心的却是,从《长恨歌》到《考工记》,王安忆又提供了什么新的元素甚至转折。从沪上名媛王琦瑶到世家子弟陈书玉,他们都是被历史席卷着向前奔去的凡人,都是热闹喧嚣的新时代之外的尘埃和草芥。他们不是超人,不是新人,甚至也不是绝望颓废的多余人。可是,王安忆之所以一次次用长篇艰难地为这些无法参与历史大潮的凡

人造影立心,恐怕是因为在她的文学观中,疏离于时代大舞台之外的凡俗人心自有其曲折幽深和朴素尊严。无论是《长恨歌》还是《考工记》,作者的姿态显然都是怀旧的。怀旧是一种感伤的美学,怀旧者首先是见证,看世家子弟的命运一径向下,见证历史沧桑中普通人在波涛中辗转的人情隐忍和不能抵消的尊严。多年以后,陈书玉收到大虞夫妻从香港的来信,谢绝了他们邀请他去香港的美意,他终究是那个“只帮人,不让人帮”的阿陈。可是一句“见字如面”却让他“不知怎么,眼泪下来了。他好久好久没流过眼泪了,追溯起来,就是那一日,送再太太母子四人上三轮车,自己走到提篮桥的围墙底下,那一流泪,似乎流尽一生的眼泪,想不到,一枯井,又蓄满了!”这是世事沧桑的一个切片,也是不同命运轨迹重叠又分岔的注脚,它收藏了平凡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刻骨铭心瞬间,道尽了人心在爱与矜持间的迟疑、自重、辗转和沧桑。每个普通人的生命中都有这样的抒情瞬间,王安忆那么喜欢写疏离于大时代之外的普通人,既源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立场,也是一种审视大历史的怀旧式审美。凡人不该被归零,他们值得被记取。

可是,陈书玉与王琦瑶毕竟有大不同。不管时代如何在窗外呼啸而过,王琦瑶颇有躲进小屋成一统的淡定。在小说之外,王安忆用成片的寻常里弄和一座城的风俗史为这个人物撑腰。换言之,王琦瑶的背后站着一座城。《长恨歌》的写法可谓以人窥城,以城涉史。可是来到陈书玉,他背倚的一座城已经变成一座不断断落下去的祖宅。而所谓“考工记”已经镶嵌了修屋的主题。毛尖说被题目暗示,阅读中一直关切着“怎么还不修房”,及至最后终于也没修成房,“好像为了博览会去的,结果看了个遗址。小说核心陈家祖宅,从最初让大木匠惊艳不已的横样到最后变成上海的‘锅底’,竟然一路破坏”。如此,《考工记》不同于《长恨歌》恰在于,王安忆已经不再通过立城或立屋来为人物立心。故而“考工”就变成了了一种隐晦的讽刺。这部“涉物观史”(张怡微的说法)的小说恰恰也隐藏着对此的自我否定。或许,《考工记》的当代意义并不在于在《长恨歌》的以城立人之外再添一部以屋立人的姊妹篇,而是通过陈书玉这个裸露于时代和历史风雨中的凡人泥胎,去追问个体如何在时间的形塑中完成自我的精神考工记。

■短评

探寻个人与时代的幽光

——读杨斌华《旋入灵魂的磁场》 □胡笛

“探寻”是杨斌华评论集《旋入灵魂的磁场》一书中的高频词,借用这个关键词,大体可将第一辑、第四辑和第五辑视为对作家作品的探寻,第二辑和第三辑是对读者和世界的探寻。

对作家作品的探寻可见作者敏锐的鉴赏能力。作者习惯从探寻作家作品的思想精神层面入手,如《金牧场》中人生理想探寻的结构母题,“把人生自我的成长过程本身认作一种寻找,一种理想价值的探寻”;《北方的河》中个体生命的超越意识,主人公“对历史苦痛的感受、坚忍、理解和超越,就演化为整个社会群体对民族命运和人生价值独有的理性思考”;《棋王》中王一生对物质和精神的渴求,是“个体生命的自在精神的整合过程,不同于正面冲突抗争的理性亢进气概,而采取隐匿锋芒、柔性制胜的更高层次的无形超越,暗合于中国文化传统阴虚一面的基本精神”。第四辑则聚焦于诗

歌评论,既有对诗歌发展的整体性把握,如诗歌流派的持续性关注、对新旧体诗艺术交融可能性的探索;又有对诗歌发展的地方性的深入了解,如新海派诗歌的发展、上海民间诗歌群落的构成;还有具体对诗人诗歌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新上海诗人如徐俊国、陈忠村,探寻诗人们作为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他者”的时代精神困境。

与此同时,在整个文学传统和秩序的框架体系中为作家作品寻求一个恰当的位置,思考其对当今文学现状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追根溯源且持续关注的评价模式充分实践了艾略特所阐述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的批评原则。如作者探寻朦胧诗派和九叶诗派在文学传统上的历史关联,并从主体意识、表现形式、现代语言技巧三个层面微观分析,得出结论:朦胧诗派实质上接续与汇合了新诗发展的两种传统。作者的批评理论和思

想资源既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撑,如《北方的河》中传统的庄玄哲学、《棋王》佛学禅宗等等,又有叙事学理论、文化学理论在内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参照,如林耀德诗歌中的解构和色彩、李锐小说中“可靠的叙事者”、张炜小说中“表现性的形式”、叶兆言小说中反常规反高潮的叙事方式。

对读者和世界的探寻可见杨斌华真诚的批评风格。作者见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杂志发展的繁荣期,在书中为我们再现了许多极具震撼性的历史现场。如王晓明主持的《旷野上的废墟》提出“当代人文精神失落与寻找”的话题,陈思和关于民间文学的系列讨论、新民小小说、以“当下中国的‘市场意识形态’”为总题的批评等等,不一而足。作者也忠实记录了市场经济大潮下文学杂志的生存困境及艰难转型,通过与企业的广告合作等多元化经营,同时坚持杂

志品格的建构,每一期精心撰写“编者的话”,用诗意的语言对所刊登的文章进行高度概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文学杂志的发展抱有深情的关注,清醒的认识以及深刻的反思,认为不应将文学边缘化的责任推给所谓大众的媚俗和市场的失调,而应思考新时期下杂志的求新求变。此外,还有对于前辈的追思和怀念,为周介人老师在文学刊物发展的贡献做了深情的注释。

最能凸显作者批评力量和风格的要属第三辑,收入了《专业主义的桎梏》《文学读者何以流失》《纯文学的“权威说法”》《文学杂志的评价怪圈及其他》《文学原创力何以衰退》《文学“乡土”:理解与返回》等篇目,从题目即可感知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多年来身处文学现场、直面社会历史的时代语境、不断向内和向外探寻和省察所产生的质疑和反思。关于上世纪90年代文学发展、关于文学读者的流失等问题,他都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某种程度上,《旋入灵魂的磁场》正是作者以敏锐的鉴赏和真诚的批评来探寻个人与时代的幽光。

■关注

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以批评家的身份而涉足小说创作者,张柠并不是第一人,李洁非、李国涛、吴亮、朱大可等都有此尝试。问题在于,尽管都属于大文学的范畴之中,但文学批评与小说创作之间毕竟有着很大的不同。更深入细致的比较且不说,最起码,前者要更多地使用理性的逻辑思维,后者却更强调感性的形象思维,却是毫无疑问的一种客观事实。有鉴于此,一位成熟的批评家,要想相对成功地转型从事小说创作,最不容忽视的一点,恐怕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而这很显然也就意味着,面对批评家提供的一个小说文本,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考察的一个问题,就是其中是否存在一种突出的理念先行现象。因为只有那些没有彻底完成思维方式转型的批评家,他的小说文本中才可能会有理念先行现象的生成。

说实话,在阅读张柠的长篇小说《三城记》(载《当代》杂志2018年第6期)之前,我最大的担忧就集中在是否会理念先行这一点上。没想到,一旦真正进入阅读过程,我很快就觉得那很是有跌宕起伏故事情节给深深地吸引住了。先后两次认真阅读小说的结果,不仅彻底打消了这种理念先行的担忧,而且还从根本上坚定了我的一种判断。

《三城记》首先是一部聚焦于男主人公成长过程的成长小说。小说一开始,26岁的顾明笛突然决定辞职,离开上海,要出去闯荡一番世界。那个时候的顾明笛,不管是从社会阅历的角度,还是从个人心智的角度来说,都处于极不成熟的阶段。然而,仅仅用成长小说来定位该作,根本无法框限住张柠这部其实思想内涵相当驳杂丰富的长篇小说。实际上,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看,小说由两条彼此间或有交织的结构线索组成。如果说顾明笛个人的成长经历构成了其中的一条线索,那么,作家借助于顾明笛而充分展开的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颇具广度与深度的描写,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另外一条结构线索。很大程度上,正是以上两条线索的彼此交叉从基本上支撑起了《三城记》这座艺术大厦。假若说前者更多地指向了作家张柠的自我生存经验,那么,后者就极明显地指向了更为开阔广博的外部世界。

我们都知道,相比较来说,在目前的各种现代文学文体中,小说是一种与外部世界紧密相关的更具有客观性特点的文学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本身就要求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不能过多地局限于个人一己的生存经验,必须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更多地投向可说是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身为批评家的张柠,对于这一点可以说是心知肚明。深谙于此道的他在小说创作中,才把自己的观注视野更多地投向了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三城记》是一部成长小说,莫如说是一部敏锐深刻地洞察表现纷纭复杂现实的社会小说。具体来说,在共由四部分组成的小说《三城记》中,尤以卷二“世界”和卷三“书斋”这两部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表现最为引人注目。

卷二“世界”所集中描写展示的,是身为《时报》记者的顾明笛初涉社会之后所观察到的社会基本状况。这里,张柠通过主人公采访事件所深刻揭示出的,其实是掩藏在新闻报道自由权利背后的文化与政治领域的某种体制性弊端。此后,由于个性的锋芒毕露而无法继续工作的顾明笛,很快就被迫调动到文化新闻部工作。一方面是全身心的投入,另一方面是工作能力的突出,顾明笛负责的工作很快就风生水起,获得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好评。但顾明笛始料未及的是,伴随着栏目影响的越来越大,本来不应有的责难也接踵而至。先是社外阴阳怪气的批评,紧接着是来自上级部门和法律部门的强力干预。种种原因之下,顾明笛实在无法继续在报社落脚,机缘巧合中,他进入了B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小说叙事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入到了专门描写表现大学生生活的卷三“书斋”。

原以为,一直被誉为了象牙塔的大学校园,相对来说会是社会的一块净土,没想到,等到顾明笛竭尽全力地进入B大学之后,方才不惊讶地发现,其实大学校园也一样充满着各种矛盾冲突,是一个规则与潜规则肆意并行的名利场。这一点,主要通过讲师韩梓厚与顾明笛自己的具体遭际而体现出来。事实上,也正是围绕韩梓厚的评职称这一问题,张柠曲尽其妙地道出了当下时代大学校园里堪称普遍的学术怪现状。原以为,在人才林立的高校校园里,大家只会凭借各自的学术实力获得相应的晋升与提拔,未曾想到,社会上通行的各种简直可以称之为厚黑学的规则与潜规则,在大学校园里同样屡见不鲜。若非张柠这样在高校圈内浸染多年的资深教授,断难以如此犀利的笔触将当下时代学术体制所存在的弊端淋漓尽致地揭示并表现出来。无论是采访过程中的被打劫,还是被迫从文化新闻部的去职,抑或是后来进入B大学读博时所遭受的各种精神凌辱,张柠把批判与审视的矛头对准了正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之中的各种不尽合理的社会现实。准乎此,我们自然也就有足够的理由断言,《三城记》是一部有深刻丰富思想内涵的长篇小说。

到了小说卷四“民间”的结尾处,早已南下广州的顾明笛,事实上面临着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一种是携同恋人劳而燕一起返回到劳而燕的故乡保定,利用所谓“城镇化”与“京津冀一体化”所提供的历史契机,打理发展一个明显带有现代化气息的生态农场。另一种是重返北京,在继续自己在B大学未竟的博士学业的同时,给地摊北及其企业做个帮手出出主意。面对这样两种选择,经过六年的跌打滚爬后心智早已成熟了很多的顾明笛到底该何去何从?张柠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他所给出的是有一种带有突出现代意味的开放性结尾。也因此,我们所能做的,恐怕也就是与作者张柠一起拭目以待,一起悉心观察如同顾明笛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未来究竟会走出怎样的一种人生轨迹来。

从一己经验到外部世界——读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及其他 □王春林

芳草文学杂志 2018 陆 目录 总第 697 期 主编:刘醒龙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一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18年第十二期要目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 208 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 15.00 元,全年 12 期定价 180.00 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刊。本刊 2019 年杂志开始征订,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 订阅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M428;地址:北京前门西大街 97 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邮编:100031;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来自鲁迅故乡的文学期刊——野草 2018年第6期要目 中篇小说 由于他们的深情都消失了…… 温凯尔 八零 庭园之上温凯尔…… 黄金明 叶落无声…… 金少凡 短篇小说 白气球红气球…… 高流 男人的家…… 流 激缘…… 王 那个金黄色的夏天你去哪里了…… 陈 诗歌·绍兴青年诗人小辑 不能到达的地方就是将来(组诗)…… 桑子 村庄的上空(组诗)…… 何玉宝 天天面对(组诗)…… 何玉宝 从暮色里出发(组诗)…… 边 萤火虫(外一首)…… 望 写信,给打盹的江南(组诗)…… 俞 抒情曲(五首)…… 杨 土耳其进行曲(五首)…… 杨 编后絮语…… 王 临渊记 息肩听…… 王 回声与反光 柳边闲话…… 东 墨迹 陈巍书法…… 陈